

第一章 国王不在城堡

死寂。

午后街头，触目所及都是断垣残壁。柏油路被重型武装车压得坑坑巴巴，两旁的建筑已经倒塌了，只剩下左侧的一栋小楼房还勉强撑住四面墙。

关城带着一小组人，隐身在其中。

这座烽火下的孤城位于非洲北部，由于政治局势动荡不安，日前反叛军还劫掠了几处重要粮区，使得国内的饥荒问题更加严重了。

本来反叛军是受到全国饥民拥护的，他们被视为“义勇之军”。可是随着时局演变，其中几股激进势力开始四处流窜，屠杀异教徒，变成地方上的祸害。

于是，关城和他的人，被无力阻止的政府聘来解决问题。

“扑哧。”手下阿汤躲在对街的一处废墟后面，向他打PASS。

长久合作的默契，让关城和他的手下只凭几个简单的眼神和手势，就能互相沟通。

他收到信息，朝身后的两个小队长示意，两人各领一队正规军，迅速无声地从墙壁缺口散出去，就定位。

关城拿起无线电，低声嘱咐藏在制高点的兄弟：“卫，准备好了没？”

“OK。

部署妥当。

关城拿起遥控器，按下去……

轰隆隆隆隆——

惊天动地的爆破一声追着一声，一栋半垮的危楼完全倒塌，压在旁边的平房上，平房再塌向旁边的砖瓦屋，砖瓦屋再逼倒旁边的泥土墙。

爆破以骨牌效应一路压过去，直接袭向叛军首脑的藏身之处。

“该死！”

“快退、快退！”

“啊——”

所有惨叫全连成一长串叽里咕嚕，反叛军从土墩后面被逼到路中央，再气急败坏地寻找掩护。

“阿汤，动手！”关城低喝。

哒哒哒哒——

几个埋伏点同时发出攻击。逢卫从高处找寻人群中的叛军首脑，阿汤瞄准像蟑螂一样四处乱钻的小卒子，替兄弟减轻负担，另外两队政府军也分别从他们的埋伏之处开火。

经过两个月的伏击才好不容易把首脑逼出来，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跑了。

砰砰砰砰 哒哒哒——

两方人马在断垣残壁间合奏出激烈的交战曲。

咻！一颗子弹险些从关城额角扫过。

“该死！”他火速退回掩体后。

“好险、好险。你的脸虽然丑，我们不介意多看几年。”百忙中，和他守同一阵线的法国人老尚还有时间低笑。

关城的响应是送一拐子过去。

他当然不丑！非但不丑，在女人的眼中，他的魅力是不折不扣的阳刚之气。

他的五官粗犷如石雕，肩臂上的肌肉仿佛比花岗岩坚硬。一

米八二的身高，配上强壮的体魄，动作却是小鸟一样轻巧。走在黑夜里，即使他已经摸近敌人的身畔，敌人仍然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

一头三分短发本来只是为了方便而理，却为他抢眼的外形平添了剽悍刚猛的力量。

他的眼中闪着狩猎者的野性机警，但是落在女人身上时，却让人不由自主地全身发软。

可惜，这头猛兽早早遇上它的驯兽师，叫人如何能不发出一声思慕的叹息呢？

“卫，那个带头的呢？”关城透过无线电询问。

“刚才还瞄见他四处钻来钻去，现下不见了。”兄弟遗憾地回报。

“慢着，我看到他了。”关城心神一凛。叛军首脑正躲在他对面的一处坍塌后。

万籁俱寂中，一阵莫名其妙的铃声突然响起来，滴滴、滴滴、滴滴——

一串子弹马上对着这个来源扫过来。

“天杀的！是谁这个时候还忘了关手机？”关城转身怒吼。

“咳咳，那好像是你自己的机子，老大。”对面的阿汤善良提醒。

对了，他差点忘记。

“老尚，你上来顶着。”关城迅速换手，从迷彩裤口袋里掏出卫星手机。

这支手机造价不凡，全球限量五十支，知道号码的人用一只手就数得完，而这几根手指头有个集合名词，叫“家人”。

无论人在哪个角落，关城永远确保他的家人随时可以联络上他，即使是为了再微不足道的琐事。

砰砰、砰！街头再度响起零星的枪声。

“告诉大德，把他们的狙击手撂倒，不然我们近不了他们的

身。”关城按下手机通话键，“喂 我是关城。”

“爸爸，你在做什么？会不会很忙？”一声娇唤甜蜜蜜地捎过来。

女儿打来的，他一颗心顿时化了。

“小宝贝蛋，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呢？”关城把耳机挂好，拿了枪再回到原位，开始搜寻狙击手可能的所在地点。

“现在是早上八点，我早就起床了，都没有赖床哦！”关月向爸爸邀功。

“真的吗？小月好乖。”左边那座半倒的建筑物！他向对街的阿汤比了一比。狙击手就藏在那里！

阿汤点点头，把 PASS 打向潜伏在暗巷中的大德。

“爸爸，弟弟昨天又撕我的本子！我好不容易才把作业写完，就被他撕掉了。我好讨厌他，我们不要弟弟好不好？”

小儿子关风刚满四岁，正是最调皮的时候。

“弟弟已经是我们家的小朋友了，怎么可以不要他呢？”他用唇语无声地交代老尚：叫大德带一队人马从下一条街绕过去，我们前后包夹他们。

哒哒哒哒哒哒——叛军之中，不知道哪个白痴等得心浮气躁，拿起机枪又是一阵无目标的扫射。

“你们天杀的能不能安静一点？这里有人正在讲话！”关城捂着手机大吼。

呃，要求敌人安静而耐心地等你聊完天再战斗会不会太过分了？老尚拼命憋住笑。

“爸爸，你那里怎么这么吵？害人家耳朵痛痛的。”

他可以想像女儿正嘟着小嘴抱怨的俏模样，“乖，爸爸正在看录像带，你等一下哦！爸爸去把电视关小声一点。”

关城切下手机的保留键。

喔哦！这下子有人要倒大霉了。老尚替对方默哀。

哒哒哒哒哒哒——那个不长眼的家伙还在四处乱开枪。

关城脸色冷峻，从藏身处游出来，穿梭于各个障碍物之间，无声接近对方的所在地。

转瞬间，他已经摸到那只菜鸟身后，对方还傻傻地盯着街心。

等他感觉到身后有一阵微风时，一切已经太迟了。

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，颈椎已经断成两截。

关城悄无声息地再摸回原位。

有时候，老尚不得不佩服这位老大。如果让他自己独来独往，说不定杀伤力比领导四个组员出征更强。

“小月，爸爸已经把电视转小声了。你刚才说，弟弟为什么撕你本子？”敢震痛他心肝宝贝的耳朵？找死！

“他要拿我的作业簿画图，我不给他画，他就抢我的本子，后来我们拉拉拉，他就把人家的本子扯破了。”女儿吸吸鼻子，一副好委屈、好可怜的样子。

“妈咪没有骂弟弟吗？”他迅速检查手边的装备，弹匣还剩三个，步枪及手枪各一支。

“有啊，不过妈咪也跟我说，弟弟还小不懂事，我是姐姐，要多多让他。”

“妈咪说得没错，你要听她的话。”再给我两个弹匣，他向老尚示意，老尚立刻抛过去。

“可是明明是弟弟先动手的，我讨厌他！爸爸，你快点回来啦！弟弟比较听你的话。”女儿不依地向他撒娇。

“乖，爸爸再过一个月就回去了。”讯号传回来，大德部署的人马已经就定位。他向阿汤点了个头。

“还要一个月啊？”女儿的声音里充满失望。

“家里有事要爸爸赶回去吗？”关城的注意力马上被拉回来。

“我们学校下下个星期要办运动会，我们一年级会跳很漂亮的大会舞哦！爸爸，你要不要回来看？”

“下下星期？”他的复述不小心从对讲机传出去。

下下星期？身后的老尚瞪大眼睛。

下下星期？对面的阿汤探出头来。

下下星期？制高点的逢卫和两条街外的大德一起低吼。

刹那间，无线电路热闹非凡，所有人抢着在同一时间发表意见。

“老大，别闹了，我们一个月之内收拾得了其他残党就该偷笑了，你还想两个星期就收工回家！”

“就算今天先把叛军首脑收拾掉，接下来还有首都那几支势力要剪除。

“更何况边界那里还有几股——”

“闭嘴！”他阻止了叽叽喳喳的那群麻雀。

突然间，一声娇柔多情的浅唤荡进他的心坎里。

“城，是我。

“晶晶？”噢...他按着胸口，缠绵难舍地响应。

晶晶！完了、完了！几个组员悲惨地抱住脑袋，几乎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命运。

“城，我知道你很忙，不要勉强自己。如果你能赶回来就尽量赶，若是真的来不及，那也没关系的。

全世界的战火都消失了。此时此刻，他的大脑只接收得到这串柔媚入骨的音符。

“下下星期是吗？没问题，我一定赶到。”他温柔许诺。

鸣，其他四个组员欲哭无泪。早就知道了！只要老婆上场，即使剩一口气，关城爬都会爬回她身边。

“那我不打扰你了。”娇妻顿了一顿，轻声叹息，“城，快点回来，我好想你。

噢.....

“我也是。”关城紧紧握住有她声音传出的那一头。

两只爱情鸟把肉麻本色发挥到极致之后，终于心不甘情不愿

地收线了。

“下下个星期，你在开玩笑吗？还是你准备打到一半，跳出来喊中场暂停，回家享受一下天伦，再回来继续打？”

“更何况我们下个月还得开拔到……”

叽——无线电发出高频率的尖叫，成功地让所有人住嘴。

“你们也听到了，老婆和女儿要我在两个星期之后回家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承诺就是承诺，所以我建议你们，开工吧！”他愉快地宣布。

另一连串烽火，于焉展开。



出租车在宁静的社区前停了下来，男人付了钱，拎着一个简便的旅行袋跨下车，仆仆风尘掩不去他的勃勃英气。

四月末的夜风含着湿意，以及一股淡淡的热气。柏油路面留着几摊水渍，显见傍晚时分已经落过春雨。某户人家的昙花正尽情吐露芳香。

“宁静园社区”位于市郊，以独栋的花园洋房为主，他的家便是其中一栋双层小楼。

晚上十一点，小鬼头八成都睡了。

男人提着旅行袋，大步进入家门。

客厅的灯已经熄了，墙上的时钟发出稳定的运转声。蛋糕和花草茶的香气，交织成一股属于家的气息。

他随手把旅行袋一放，直接踩上二楼。

主卧室的大灯还亮着，中央那张大床无声向他呼唤，他满足地深呼吸一下，深深品味这怡人温馨的氛围。

浴室里响着水声，他突然邪邪地挑开唇角，把夹克脱下来，挂在椅背上，再迅速剥除所有衣物。

一个窈窕的娇躯正站在莲蓬头底下，享受热水的洗礼。水珠

顺着肩膀、裸背、纤腰淌下，滑过世界上最美丽的线条。

他无声潜进，然后，猛地将娇躯揽进自己的胸前。

“啊！”巫晶媚惊声娇呼，火速地转过身，“关城！你这个坏蛋！”

“嗯，你好香。”他的鼻子在她颈项间努着。

“吓我一跳，可恶。”她娇嗔道。

沉厚的笑声在他胸膛内轰隆作响，“我可是爱死了这个迎接我回家的礼物。”

“讨厌。你全身都是汗，先冲冲水。”

“你帮我洗。”他腻着她撒娇。

她好气又好笑，只得拿起沐浴乳，开始帮他擦洗。对一个离家两个多月的男人而言，这种全身摩挲的动作，绝对不可能不擦枪走火。

“你站好，不要一直挤我。”她红嫣着俏颜，推了推越赖越过分的大个子。

“好好好，我自己站好。”他沙哑低语，“我连你的份一起站，你环着我的腰。”

“城……”她轻喘一声。

热水喷洒在他的背上，再溅到她的脸上。浴室里的热气，几乎让她无法呼吸。

她呻吟一声，让他把自己抱出去，战场从浴室移往卧室的大床。

“等一下，先把身体擦干——”话才说到一半，她已经被扔到床上了。

他低沉大笑，不给她逃开的机会，马上开始搔痒大战。

“啊！住手……讨厌！好嘛，我投降！”她大笑，拼命想闪躲那双无所不在的魔掌。

“你以为投降可以了事吗？”

两个人像小孩子一样，嘻嘻哈哈地闹了一阵，气氛又热了起来。

她的及肩长发披散在寝褥间，眼神如梦如幻，映成玫瑰红的娇态。

关城望着心爱的女人，仍然难以相信，她已经是他的妻子，为他生了一儿一女。

唔，当然，让她未满三十岁就变成两个小孩的妈，大女儿还已经七岁了，实在是他的错。天知道他已经尽力克制了，可是有些事情仍然难以阻挡。

他一不小心就弄出两条人命来，罪过、罪过。

“晶晶，我的晶晶……”

他是何德何能娶到她呢？

若说是前有余荫，他绝对是列祖列宗最后一个想保佑的对象。

他承认自己从小就是问题儿童，长大变成问题少年，再大一点变成问题成人，将来老了，八成也会变成问题老人。

相较于从小领奖状当饭吃的哥哥，他的逃学史起于幼儿园，之后就不曾停过。

聚众打架是他的嗜好，飙车是他的运动，追美是主要的休闲，连枪械弹药他都年纪轻轻就练出一身好本事。最后连一辈子奉公守法的校长老爸都觉得他受够了，这个小儿子从此放牛吃草。

“噢！”巫晶媚的玉颈被他咬了一口，她嗔怨地反击。

可是他皮厚骨粗，咬都咬不下去，他还当是蚊子叮呢！

“坏人。”她改咬他的鼻尖，却被他吻住。

冲着老爸的关系，当年他勉强混上一间烂高中，然而，普通人上课的时间，他跟着那些黑道大哥“出国旅游”，不是到香港谈地盘，就是到美国华人区争势力。

其实他从未加入任何帮派，他只是觉得好奇而已。

他想知道那些黑道老大都在干什么，所以就跟着四处去玩玩看看，正巧他的身手矫捷，性格机警，个性又爽朗痛快，所以大哥们都很喜欢他。

也因为他向来自行其是，从未投靠过任何一边，几位大哥反而对他更欣赏，念着要收他当接班人。可惜当老大有太多规矩要守，太多小弟要照顾，不符合他独来独往的性格。年少的关城两手一摊，撂下一句“没兴趣”，然后继续过他周游列国的逍遥生活。

许多人都以为，不受拘束的他和好宝宝的关河一定是水火不容。奇怪的是，关河反而是惟一个看出他本质的人。

他从来不是“学坏了”，只是体内有股停不下来的冲劲，让他必须随时往外跑。

“不准把麻烦带回家，不准搞毒品，其他随你去。”关河对弟弟只有这个要求。

“了解。”

他们两人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

有时他会觉得：关河替他圆循规蹈矩的这个部分，他则帮关河过冒险犯难的那种人生。

他生命中的转折点，发生在十九岁那年。

当时梅竹帮的老大要到洛杉矶谈判，问他要不要一起去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他同意了。

结果，飞机落地的四个小时之内，梅竹帮老大在他眼前被人干掉。

“该死，那个小鬼跑哪儿去了？”

“追，别留活口！”

所有人马转瞬间被歼灭，只留他一个。他独自在污秽的街道里逃命，利用夜色来掩蔽自己。

他不想死在异国！死在一条发臭的黑巷里！

猛不期然，一道温热的身躯和他撞成一团。他直觉将那个人扣住，往背后甩去，跑不到两步，一支黑溜溜的枪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突然对住他的鼻端。

“接住！”身后有人大喊。

他不及细想，反手接住对方抛来的物事，旋身瞄准，扣下扳

机。

哧！消音手枪只发出一声气音。鼻端前的那支枪倒下去。

心跳声如此清晰，血流声冲刷血管，肾上腺素急速分泌。

“找到了，他人在这里！”

“快抓住他！”身后的追兵赶到。

关城回身，“哧哧哧”三声，三道身影跟着倒下。

“该死的！这小子有枪！”一群喽啰紧急刹车。

“该死，枪是哪里来的？他不是空着手吗？”

“回去操家伙！”追兵顷刻间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
天上银月如勾，他喘着气，眼神亮得出奇，盯住脚边的几具躯体。

他杀人了！

“枪法不错，你常用枪？”倚在墙角的那个人呼吸很沉重，似乎受了伤。

他缓缓垂下枪，脑袋仿佛空空的，又清明无比。

“第一次。”

“生平第一次？”墙旁的人撑着起来，缓缓走到月光下，“这是你生平第一次对人开枪？”

“是。”

褐发褐眼的仁兄紧盯着他，禁不住啧啧称奇。

“小子，你很有潜力。你想不想跟着我闯一闯？”

有何不可？

这个美国人叫艾思，他们相遇时，他已经四十岁了。

艾思二十岁那年加入法国外籍兵团，役毕之后成为职业佣兵，从此开始征战的生涯。

艾思正打算培养一组新生代的职业军人，于是关城成为他的第一位门徒。

接下来四年，他像一块海绵，源源吸取艾思的每一项绝学。这位名师教会了他自由搏击、战略战术、爆破知识以及游戏人生。

在父母这头，他就以“中国的大学考不上，想到美国念书”为由，逍逍遥遥地出走。

另外几位新面孔陆续加入。有些人来来去去，有些人同他一样，留了下来，例如美国人阿汤、香港人逢卫、法国人老尚和德国人大德。

他跟着艾思学会英文，跟把英文说得像土星话的小日本学会日文，跟认为法文才是世界第一语言的老尚学会法文，然后把他的母语中文也依样画葫芦贡献出去。

艾思对“佣兵”那种纯粹拿钱打仗的生活已经倦了，所以他们不再干这行。

他们称自己为“重武装服务业”，举凡劫囚、救人、弭平叛乱、政治暗杀、扫荡叛军等等，都在他们的服务范围以内。

有时候他们出去接些小 CASE 玩一玩，艾思并不管束他们；或者艾思失踪上一段时间，他们也不会特别过问。

他们和艾思名为师徒，实如父子。

他没有想过，艾思会这么快从他的生命中退场。

那是一场缅甸边界的巷战，发生在他们相识的第五年；全组人马中了埋伏，关城领着阿汤他们逃了出来，另一头的艾思没有。

他伤痛逾常。

最后，他独力犯难，将那一位毒枭暗杀在情妇的床上，但是这已经换不回艾思的生命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战役过后，仅余的五名成员在法国碰头，阿汤搔搔脑袋，对未来没有任何头绪。

老尚耸了耸肩，看向关城。逢卫和大德也做出同样的动作。

关城跟着艾思最久，在几名年龄相当的年轻人眼中，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下一任领导者。

“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！”逢卫沉吟。

“要我回去坐办公桌，过正常生活吗？别闹了。”老尚嗤

哼。

“我跟着关。”大德向来沉默寡言，但每说必中。

“好好好，正合我意！”

“就这样说定了。”其他几个人纷纷点头。

“随便你们。”虽然他讨厌当老大，但是这些家伙各自有本事，不会带给他太大的负担。“我们休假两个月，我要回家办点事情。”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阿汤好奇道。

关城挑了挑眉，“尽孝道。”

他很善良地在旧金山黑市弄了张硕士学位证书和建筑师执照，打算一慰老父的心意。以后出门跑任务时，也有个“去国外盖房子”的好借口。

他并不知道，在说这番话的同时，父母亲正因旅游意外而躺在加护病房里，三天之后宣告死亡。

这个遗憾，促使他日后带着那部卫星手机，确保家人永远联络得到他。

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折点，就是遇见她。

黑市掮客和他约在“假期饭店”碰头，他一踏进饭店大厅，就看见她。

“啊诺——”两位日本欧巴桑对着一名独坐的少女说话。

看见的第一眼，他的视线就完全离不开她。

她看起来好年轻、好稚嫩，就像一尊白皙的洋娃娃，肤光如玉，黑泉似的长发披泻在背后，两排长睫毛眨呀眨的，颊畔挂着一抹醉人的红晕，正怯怯响应着那两位日本妇人。

他一直不知道她为何吸引住他，直到现在也没有答案。

他惟一的解释就是：或许他的潜意识里向往着平凡安稳的生活，尤其艾思去世的那阵子，正好是他情绪的紊乱期。她的出现，便代表着一份安宁和温馨。

当时他直直走到她面前，一眨不眨地盯住她。

巫晶媚应付完两位日本妇人，冷不防一道影子遮去她的光

线。

那是一双好锐利的黑眸，直勾勾盯着她，仿佛想扑上来将她吞噬。

黑眸的主人极为高大威猛，那件夹克没能掩去他迫人的体格。

“哇它西哇——”一串流利的日语从他口中流泻而出，他的眼仍然紧盯着她不放。

巫晶媚左右顾盼，开始流露出无助之色。为什么今天连着两批日本人来向她问路呢？她长得像日本人吗？

“I……I am sorry. I don't understand.”

鹰眼男子挑了挑眉，改用韩文说话。

“I am sorry.”她无助得想哭了。

“你是哪里人？马来西亚，新加坡，中国？”他立刻用英文询问。

“中国。”她怯怯地说。

“真巧，我也是中国人。”男人漾出开朗的笑容，让人不由自主想响应他的热情。

她加深的羞涩，让关城深深沉醉了。

他生平第一次，如此迫切地渴望得到一个女人。

他不惜推开所有工作，追到中国来，出尽百宝吸引她的注意力，然后在明白她保守的天性之后，完全占有她的人和心。

在她满二十岁那年，他成功地让她冠上他的姓；在新婚周年，让她生下第一个孩子。

八年多的婚姻，虽然他有一半的时间出国工作，然而，每一次的聚首都甜腻得醉死人。

他的直觉从来没有出错过，这几年的甜蜜婚姻更让他深信，他的配偶栏里，合该填上“巫晶媚”这三个字。

跟她绑在一起的感觉，并不坏。

第二章 皇后的疑虑

晨曦落在庭院的小池塘里，光彩潋滟。在浅淡朝阳中，连凡尘俗务也染上几分灵气了。

“苍茫茫的天涯路，是你的漂泊；寻寻觅觅常相守，是我的脚步……”

一抹纤秀玲珑的身影，穿梭在流理台间，色彩鲜亮的围裙呼应了她的好心情。及肩长发如往常一样往上盘，露出来的雪白肩颈，让人看了忍不住要咬一口。

“妈咪，我今天先起床哦。”第一颗小炮弹冲进厨房。

“是我啦！我第一！”落后一步的小男孩争辩。

“明明是我叫你起床的。”小月凶巴巴的，很有小姐姐的架势。

“你叫之前我就醒了啊，我先的、我先的。”弟弟皱着小脸蛋。

“好好好，不要吵了！跟你们说过好多次，不要在屋子里跑来跑去，撞到桌角怎么办？”巫晶媚牵着两个小宝贝蛋在餐桌前坐好，“你们都刷牙洗脸了吗？”

“我自己洗好了。”关月对身边的弟弟扮鬼脸。

“我……我也是自己洗的啊！”关风回答得有几分心虚。

“乱讲！你的脸是我帮你擦的，你不会拧毛巾。”小丫头得意洋洋。

“我……我自己刷牙！”小风涨红了脸。

“可是你把牙膏……”

“好了，小月，你别老是要跟弟弟争到赢。”她拧女儿的鼻尖一下，“先喝牛奶，妈妈把蛋煎好，就可以夹三明治了。”

妈咪今天心情很好哦！小月捧起牛奶，开始找寻让妈咪神清气爽的原因。

玄关挂着的旅行袋勾住她的视线。

“爸爸回来了吗？”那是爸爸的袋子！

“小声一点，爸爸还在睡……”巫晶媚的制止完全无效。

“爸爸回来了耶——”第一声尖叫。小女生冲出厨房。

“我先啦！我要先！”小风爱哭爱跟路，急匆匆追上去。

巫晶媚又好气又好笑。本来想让他多睡一会儿，先没做他的早餐，这下得煎更多荷包蛋了。

大军开拔到卧室门外，紧急拉停，关风一鼻子撞在姐姐背上。

“嘘！”她示意弟弟噤声。

关风捂着鼻子，泪眼汪汪。

两尾毛毛虫推开房门，蹑手蹑脚地潜进去。

窗帘柔和了射进主卧室的阳光，床中央，一堵宽广的背随着呼吸缓缓起伏着，西线无战事。

小月对跟屁虫挤挤眼睛，弟弟兴奋地点点头。两个小家伙摸到床边，父亲趴在枕头上，睡得极沉。

关月凑在老爸耳边轻唤：“老爸，妈咪的早餐做好啰。”

“做好啰。”关风对他的另一只耳朵下功夫。

关城的肌肉在一秒钟之内绷紧，手直觉探向枕头底下——

随即，枕被间熟悉的香气告诉他：他正睡在家里的大床上。

肌肉在第二秒放松下来，他咕哝一声，脸往枕头里埋得更深，坚决回去找周公下完那盘棋。

“有很好吃的稀饭和荷包蛋哦。”小月继续轻语。

“荷包蛋哦。”

“还有蛋糕哦。”

“蛋糕哦。”

关城再咕哝几声，翻过身拉高被子蒙住头和脸。

柔性劝导不成，两只小鬼互望一眼。

预备——，二，三，进攻！

“爸爸起床、起床、起床！”

“不要赖床、赖床、赖床！”两个小人儿唱歌儿似的，开始在床上跳来跳去的。

“不要吵！”关城闷在被子里低吼。

快成功了！快成功了！

“耶耶耶！爸爸快起床！太阳照屁股了！”

“屁股、屁股、屁股！”小风负责唱和声。

两个小家伙干脆把他的身体当弹簧床跳！嘿咻，嘿咻，一下子踢中他的手，一下子踩中他的脚。

小风踹中他肚子的那致命一脚，让被子底下传出痛苦的大叫。

“你们这两颗皮蛋！”他翻开棉被，展开反击。

大手随便往旁边一捞，就抓到一只小虫子。儿子被俘了！

“啊——”小风倒在床上，被他搔得滚来滚去。

“还想逃？逃哪儿去！”他埋首在小肚子上吹气。

“哈哈哈哈——”小家伙痒得受不了。

“弟弟，我来救你！”女儿不甘示弱地扑到老爸背上。

他反手一扯，三两下就制服她。两个小家伙根本不是对手，一下子就笑瘫在床上，两张小脸蛋红扑扑的，连气都喘不上来。

“好啦！你们不要再玩了，快下来吃饭，早餐都凉了！”

妈咪大人在楼下发出召集令。

“看你们还敢不敢乱来！”老爸得意洋洋地看着战利品。

也许是他的强势遗传，两个小孩都长得浓眉大眼，比较像他。儿子就不用说了，一张脸根本是他的翻版；女儿就比较柔和一些，只是那道凛冽黑眉，让她即使换上可爱的小洋装，看起来